

集部

少谷集卷九

明 鄭善夫 撰

序文

修江先賢録序

史以考信古者有國有史古史莫信於春秋春秋曾史也聖人之文約而苞其義大而公自秦人黜封建則史氏用獨獨則遺於是乎有紀録之書或以時或以地胥

如志也自秦而下凡百餘家大率有四病不避則溢不濫則漏名蕩乎實之謂溢有所怯之謂避信輕之謂濫識疎而聞寡之謂漏四者於其人焉不鑒於春秋之義也雖然顧補史氏之遺耳余序修江先賢録知周子之善用春秋也賢寧産也寧春秋艾子之國也録賢而係之修江者其漢修江録山川之能也始於漢者封建既黜之後也建置沿革乃始於三代之先者假一邑之文統元也統有五號曰正曰閏曰偽曰賊曰篡弑或正名

以統實或去實以全名用宋庠之意而折其衷也賢有六科曰忠孝曰事業曰文章曰特行曰貞節曰仙釋集有五義曰正曰續曰附曰別曰外正者上也續者嗣也嗣似也附者依人以傳也猶附庸之依於大國也別者別也別閨閫之範也外者以道其道而外之也曰公曰先生者鄉先生有尊之之文也録而必按其履者不枉其是非之實也凡是者皆用乎春秋者也録實則不溢號明則不避科分則不濫義該則不漏是録也但補史

氏之遺耶稱信史矣

醫林集要序

余嘗讀内經不盡通曉然頗會其意自古成毁相因陰陽散伏民鮮戩穀於是乎有草木金石之英以衛之而憲之於經是故犀羚鼈蝦貫衆茵陳狶苓狗脊酸辣苦鹹神奇臭腐齟口齬齒螫吻裂鼻而各有投人之經而裨其生焉者及其傳之既久人不解究竟任疑用獨而經乃棼亂至仲景李杲始肆為論説發其疑義而經復

一明然方土異宜古今殊運兼以庸醫固滯顢懵然莫適其所從耳成化間有王氏璽者迺復芟并百氏之異同沿時適士偁長置短約為大常而不畔於經於是乎陰陽相勝之機氣運旋斡之變胗切攻熨之法宣補和平之方木石溲液之分輕重沉浮之數翕然遂大定名曰醫林集要凡若干卷鄱陽胡公購而梓之以公於人其惠愽矣始予病肺羣其醫而藥之至彌歲月弗療豈真方之不足以愈病耶是書之行有仁之惠也人有

言曰不為名相即為名醫其作用巨小功恵舒疾雖若弗倫而仁之流一也人亦有言曰弗善為醫莫善為相有所操者有所縱也公名韶時為閩大方伯云

草木子序

草木子葉子奇氏栝人博物洽聞達於古今生元季詭時匿德於龍泉之槎溪立言以昭厥志人亡識者所著有範通玄理太玄本旨各二卷詩十有六卷文二十卷本草醫書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草木子二卷草

木子成於洪武戊午掟犴中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瀆異域希之之物神鬼伸屈之理草之變魚蟲之尤律歷推步易衍之大宗釋老禮制之書而之於六籍之緒大歸同焉野語記時事失得荒兵災異而文弗避而義則則乎春秋古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草木子其善窮哉草木子云者草計時木計歲以況其生而傷乎其言之立也或曰草木子劉基宋濂時人詳觀誠意集末之及者而濂叙太玄本旨似

不心賛其能夫二子者亦蔽賢乎哉凡人賤近而貴遠
知者相世機則掩其識昔揚雄譔太玄法言與州箴以
比迹聖人當時雖劉歆輩號稱知己亦拙其書顧乃感
傳於後世好竒者以為與於孟軻然玄實失之滯法言
州箴亦多迂謬今觀草木子其義至精論甚正使遇賢
知者闡而張之走揚子矣其與法言太玄並傳復何嫌
耶而或者又以惟薫胎生無無華之實胎卵濕化貴賤
之類病之是惡足以累其成哉舊本凡二十八篇今纂

為四野語凡三卷今為二其七代宗子溥叙青而行之
并曰草木子古語云傳先之美仁也刻成晉安鄭善夫
為序正德丙子夏日

重修南湖鄭氏族譜序

舊譜依歐陽法系圖以五世一提竊以人身各具五世
五世一提則高玄捍格昆弟失倫且子前父名孫前祖
名義不可為訓令酌蘇法以父子為世父上稱行明昆
弟也稱爵稱公稱號若謚子下稱名明父子也帙必實

錄示信也傳贊銘志備本支詳所親也於賢者雖疎亦
備賢賢也為僧道不系女出而失節不系絶之也出婦
與失節不系旣絶於其夫也系於子之下明天下無無
母之子也女而貞與婦而烈傳志附其父婦節與賢附
其夫勸也帙附祠堂儀節附祭田附家法家約禮之備
也鄭出唐别駕莆南湖淑公派閩中丞元弼公後傳八
世至源深公徙三山今其墩亦曰南湖不忘厥自也祠
始源深公重始遷也以四世祖天祐公配以功德推而

立之也有附祠以無肖者祔食恤無肖也善夫比到莆得通元㢮公以上譜到仙邑得八虎以下派因拜祠墓合族人令增而詳之居三山南湖十世孫善夫謹誌

僉事顧箬溪平寇序

古稱蠻夷悍輕易怨以變控御失所則負岩峒相嘯呼如蜂屯蝗雜不可爬而梳之風氣之以也甌閩古百粵地也潮漳之陬枕海其陰多大山山連亘深阻小口中漫上廣下鋭蜿蟺數十里蔦道莽如行不可駢肩世惟

蠻夷所據而獷獪亡命之徒往往竄而附焉為孽梗州郡兵至則憑要害下矢石狐伺鼠伏以逸敝我之騷騷急則移山蹈海視嶔崎滉瀁若平地然數年歷文武圖議攻撫並用然力用頓而患且益滋蓋攻而無法則我去而彼來撫而無信則朝聽而夕叛朝廷大有憂焉乃命三省之師悉草薙而禽獮之由是而僉事顧君以簡行十月之吉視師於潮君至潮號令惟嚴韔韎惟明裨貳惟良甲卒惟馭閱惟時動惟機正月誓師進次於饒平由是而掇莆灌蕆大涯擣木窖趾泥園而夷之殲渠魁二十俘其鄙盡自潮之南益先漳贛之聲而褫之氣者昔之善師者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行無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以制勝也君淛西書生也一旦仗鉞即戎以當悍輕巨寇即能決全勝於幾之先以闢介冑之口語曰章縫之流不可語金革豈盡然哉君知足以集事果足以有功恤足以輯民文足以經世此一事也舉其全不有却走馬以糞乎潮郡丞林侯序君之績欲吾黨

張之次年為正德丁丑秋七月日晉安鄭善夫為之序

太白山人漫藳序

太白山人漫藳者吾友孫一元太初所為詩也夫曰漫者觸而成聲無謂有謂之云也太初關西豪杰也束髮入太白山為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恒岱遵龜蒙嶧宣聖遺韻止於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鷗冠布袍獨立於萬象之表志子如也夫高蹤遠影者顧以世為不足為予及讀其詩皆悲壯奇崛感激奮發而卒澤以沖

和如神龍在淵變化不測得時而興乘雷雲以雨天下
噫是豈忘情適性為犁輿來祀者倫乎或曰太初離親
戚去墳墓遠遊於方之外與名教或不相蒙者是何言
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人也復欲居九夷莊子陵去
齊適越管幼安徙於遼東孫明復隱居於太山之陽邵
康節去家入洛四十而後娶古之賢達流寓於外要必
有所為而安焉者獨太初爾耶或曰吳越之人右文人
易致名譽太初操觚飾智揭揭然為高意有終南之捷

者夫以太初之才稍自抑以應今之世何往弗達顧甘心寂寥卒其世以餂無端功名耶吾嘗與太初乘月汎洞庭浩歌漁父傲睨一世似無少芥蔕於其懷又嘗與卧西湖之上見其息深深時乎天壤時乎地文要固有道者吾聞無欲而後可應世今之應世者可勝議哉漫稾凡若干余爲之序以傳稾而曰漫則固傳也太初不與也

子通一書余卧罪長安時口授林壁者每講一通命壁録一通居兩月壁去講録止述而篇嗣是無從講者遂不嗣録是書出一時應接殊有語病噓噅安能盡余意耶雖然實余獨得之心而應之口者也雖然令之事舉子者用不行也故壁亦叛去於戲此學晦久矣舊習之膠人也固矣余安望世之余知也雖然不作溝中之斷千載之下會有知者余竢乎千載之下嘉靖元年春三月念四日求志齋夜坐偶閲而志之曰子者四子也曰

通者通理也

送王子北征序

雙林王子將北征十月初吉觴王子於新亭之上王子曰諸君子其亡命余耶鄭子晉曰子今可以跟足而前矣日余夢羣羊而角子其先者夢而診其夢曰羊祥也羊而角解之文也子將先羣祥而起與又兑為羊兑正秋也子之起也其於秋與今余夢而信也前是癸酉之歲余夢其伯子余夢而信也亦無異於王子何王氏子

數數余夢寐間邪昔商宗夢說按夢而得說得一說遂
嘉靖乎殷邦方今天子秩德商宗益夢寐似說者將物
色而賓之以嘉靖其天下王氏伯仲其人與王子工若
天而俍若人吾見其注焉滲焉積之謂矣聞之越矣時
日及矣余春曹賓人之儁也今雖矇瞍向曾與於麗綺
之觀矣無將兆晜於余行且感於天子之媾者予今
塗游於四樊吳越淮徐其歷也梁楚在西燕趙在北目
將熒之耳將傾之當武皇之世天疆其毒百昌悁悁凡

辛酸苦鹵靡不有也調之鼎俎以奉於天子在此行乎王子與曰嘻未收而牂在輿未弋而鶉在宊吾且疾鶉牂之狃吾遽説之能當余曰古語有之遊心上行人定其亨伏志無極天贊其吉且也二三子之與子友也相勞以内也相助以消也下是曷以命子二三子揚觶而前曰君不見吹劍首乎下是則一吷而已矣鄭子之夢子也非信也其命子也信也於是王子載余言焉遂北征

前丘生行已外篇序

前丘生余友傅子也行已外篇歲為卷歲之乙亥與余交余贊之録其所為詩篇始乙亥始交余也前丘生詩淵致瀟散多發之性情其道江湖林壑神仙隱逸直臻其要妙葢本風塵表人也平生志不專詞章然其為詩實上下魏晉抗聲於武德天寶之間大歷而還不論也余誠愛之慕之其不能使余忘情者是篇耶前丘生日所切磋者悉見之外篇自余外皆豪杰士也豪杰之士無文王猶興詎分以辭章自坎乎詩三百曰思無邪吾

夫子之言也前丘生進於是矣其發之性情故曰行已其見之文字故曰外篇云

送夏方伯赴浙江序

明有天下置十三省省統以左右布政使即古之方伯也有地數千里省之僚采與郡州縣之長凡所謀議伯主之天子之政令教化伯宣之天下之財賦與百供具出之民者伯處之伯之任實重且專也非望弗遷非能弗釐非德弗鎮非若他官之徒以釐以鎮者吾又以見

伯之難也夏公杲為吾閩廉吏風裁肅清未幾天子使之伯於浙非以其德且能乎哉夫浙隷府十一壤地三千里其僚采官屬財賦當天下三之一天子政令之行必以先之又非若他省比公何以為之吾聞公向以御史巡斯土莊嚴練達於今為烈所以理吾閩者是道也况既理之地有不易於理者乎天下論諸藩垣以浙為首吾見他日論諸藩守臣必首公矣

蕭司訓還永豐序

蕭子佩校閩邑三年不樂於心一旦集諸子言曰吾寧役而形而復紛而志吾不當時命者也吾其歸諸子長揖而進曰先生業明而行成末世而遺行位乎得於校也夫何梏於修蕭子曰子欲我為犧牛與欲我為龜曳尾於塗中與吾智不子遇也毋吾已秋且薄乃嗒嗒而歌曰陽之山兮龍巃景風濟兮山豐擷芳華兮盈掬聊容與兮山中又歌曰恩之水兮濺濺鴻之飈兮遠天原有桂兮隰有蕁人率滑涽兮吾惡樂為彼園念不移與

議不及庭去之日琴一劍一圖書數數無長也鄭子善夫曰道不興世世不興道則至人之德隱時也深根寧極不得不聞此之謂滑疑之燿故曰物不喪已俗不失性故不賊命得不殉名蕭子也符吾素矣

送魏貟外序

正德八年春二月大中丞彭公理蜀冦請餉於朝大司徒孫公議轉楚粟應蜀請疏以員外魏君行彭公以蜀冦故請孫公以楚粟故特魏君大若事也魏君之楚重

若負也或曰制士在内三年得封其父母父母没得享於墓魏君楚産也朝卒其事夕得致天子之命於其先行而忻於情勞而愜於私或曰大夫出不貳事公不窺家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閩鄭善夫執二議而觴之曰聖王敬義而厚情志士敏公而緩私君請權於斯二者雖然君子有必用之情有必恤之私比者刑臣煽孽九洛盜起齊梁楚蜀之墟殲於兵者十三叢於盜者十九朝廷募兵揀將括金需粮三年而中外為虛寇

不加少其故何哉有志者能無私於用情乎不也他日到軍門以告彭公歸以告孫公以復於天子必有成筭者矣此則愚之所以皇皇致私情於魏君也已

送張巽所先生赴大寧序

甲戌之秋巽所先生行為大寧博其徒鄭善夫議於泉山夫子曰巽所先生學博而通行介而不羣篤於文文尊六籍孔曾思孟之書敦頤顥頤顥熹載之格言至於耳周不害非佼鬼谷雄説潔寇安施齊丘百家之嗷嘈七

十二子之著作一切屏而不序則其文也理然而三賓於禮部一伏於青田青田地鄙而風漓漓則無介鄙則弗廣人習細故駭人之作新是猶張咸池於洞庭之野始於懼中於怠其卒也惑而愚矣今者大臣知之言之天子天子知之遷之大寧夫大寧武地也異所儒官也行復何以處之夫子曰噫其信然與吾聞大寧左揖太行右控大都黄金之臺鬱乎嶷嶷即燕昭王所禮郭隗致樂毅者下有易水其流湯湯即燕子丹縞素壯荆卿

之地至今其氣激烈而悲切其俗勁義而易感我國家化成其人已相忘於文采非猶向之所謂鄙且漓者材成損益顧巽所何如耳邇者惡少哨聚殺人成丘高梁淮蔡播宕為墟然則今日之教武未可畧也他日或有毅軻輩出其門而分禍變之憂予抑有韓范輩出其門而鼓順平之盛予是在巽所善夫以告巽所命書之以自益

壽圖序

介壽以圖非古也圖以物昭其祝也古之為壽也以言

今之為壽也申之以圖是故有圖蘭桂圖滄海圖龜鶴松柏岡陵固也惟人子於壽其親也意蕩乎言言蕩乎物有恩勝者矣余表李録甫壽其父菊坡先生作椿萱圖而於芝蘭松桂山海龜鶴蝙蝠麋鹿之類無不舉圖成卒子若弟拜堂下而祝之如其圖者三凡遠邇戚屬畢至各觴酒為壽如前祝酒訖命予以言尚其事余於菊坡與孺人有外戚之好有内子姓之分也言詎可少哉言之則情真情真則多而不溢不溢則可書也於是

予書

繡嶺艸堂六詠序

少司徒二泉邵公以身養請於天子得歸錫讀書於惠山繡嶺之間編艸而堂時即物而歌人見其適也君子於其歸見錫類之性焉於其歌而適見惕艱之情焉夫既祿而身不違性之至者也既逸而心不遺情之至者也至性者道之會至情者義之樞夫然後知純臣與純子也凡今之有君有親者可以興矣善夫為公小吏繆

受公知故既序艸堂又賦六詩而使孺子歌之尚意也

劉氏祠堂八咏序

劉氏之昌於潮也自劉允始允之昌其氏也賢大得潮人官程鄉循化大得程鄉循化人世歆潮祀實祖劉氏祠始允之三世孫中允少集配以允二子龍圖學士昉光禄景禮也祠在城東湖韓山之後湖山麗而闕革宗元明祠完圮因之弘治間十世孫繼善用諸父琯文理命廼恊昉景二宗肩新之治而墠堂設而宗祊序而遠

邇釐執秩量典物百籩用光犧象昭明於時乃事於房烝擇柔嘉敬祓除水陸之葅之醯陰陽之物匪不時至於始祠為侈焉猶曰不足以訓則揄美也於是予有顯聞人八咏詩以禩其懿光教不忘也鄭善夫聞之曰君子之德遠矣吾於茲祠得人道焉復始也能備知美也能傳復始者義之章也備物者禮之周也知美者知之飾也能傳者愛之原也章義能祭周禮能敬飾智能建原愛能親此四善者天之所貽也吾聞之天道艾善必

豐劉氏食艾也有豐矣夫

悠然亭序

嘗觀之世人遯世泉石者則有廢棄不平之况窮年宦海者則有舟楫失墮之恐二者窮達累之累則無適也闓義溪泉石僻野正遯世者所不遺陳堪氏作亭其際名曰悠然是將無廢棄不平之况者歟誠有堪者昔陶元亮不欲為五斗折腰憐故園松菊飄然長往彼葢不以窮達累其真而得其生者故采菊而見南山適也堪

無窮達之累者乎無累則無物無物則無我無我則無
弗適矣是故萬色與目會萬聲與耳會萬氣與神會萬
變與形會而心適也雖然人心不固久則移堪乎毋厭
山棲而思以舟檝駕長風則不免有失墮之恐爲我慎之

林下增恩序

林下增恩何以名紀榮也留餘陳公歸十年矣新天子
推恩及高致之臣例進階爲朝列大夫尚故秩若曰有
金紫之貴有上下大夫之别有不煩以官職之守有鄉

邦之光榮也則不也吾於公爲鄉小子頗識公初公之歸義溪也鄉人駭之而嘖嘖相語曰是何歸之早也及朝廷以恬退風天下吾黨例公者不能二三鄉之人復嘖嘖相語曰某也與某也不與夫夜行不休者鮮有不辱其身也是則公所獨榮而人亦以榮公也迹公之故可以風矣可風可賦可賦可傳也是詩倡自公朝野大夫士咸倚而和焉艷其榮也吾別有以發之且自勵云

壽蔡母詩序

蔡母生二十九年生浩四年而主亡苦心立浩垂二十年而浩達達十年克承母懽母心始無苦懽且無苦是之謂飡天之和壽所因也君子曰達浩以艾母也天之與耳善夫末惓於浩詳母德於其六十也賦南山之篇凡十有六句云

葉古厓集序

古厓集爲文若干首今古詩若干卷其狂傀雕鎪滷矜燥濕錯然弗倫而悉和之以清揚藹如也余嘗辨其音

節多放手唐宋之間惟五言近體於杜為似蓋亦莞莞然充其性焉耳杜詩渾涵淵澄千彚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彼乃有餘又善陳時事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之學者劬情畢生往往只得其一肢半體杜亦難哉山谷最近而較少恩后山散文過山谷遠而氣力弗逮簡齋蠲而少舂融宋詩人學杜無過三子者乃爾其他可論耶吾閩詩病在萎腇多陳言陳言犯聲萎腇犯氣其去杜也猶㕵地里至京師聲息最遠故學之比中

國為最難焉若非豪傑之士鮮不為風氣所襲者況遂
至杜哉國初如林鴻王偁王恭高廷禮輩遏然離羣出
黨去杜且顧遠與古崖閩産也余讀古崖詩葢所謂豪
傑者竊嘗評其詩如春空游絮隨溫風飛颺衝條附葉
雖之穠綺然自有一段丰神猶至京師者越浙度淮駸
駸乎北軌矣尚論風氣哉或曰如國初數子何如昔人
云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
古崖葉姓名元玉清流人守潮為古良吏其行履之詳

見於長汀李貞夫氏歲彊圉赤奮若相月哉明撰

少谷集卷九

少谷集卷十

明 鄭善夫 撰

記

唐石墓田記

正德十一年春廵按監察御史胡公文静肇置朱晦翁墓田於建陽崇正學也墓在縣西唐石大林谷九頓峯下先時考亭九世孫洵澍裒田若干與唐石居守者用

釐歲事守者易代而困田弗資且變歲事不備又凡幾易代弗復也子朱氏道在人人之心有美弗復謂之右文邪語曰不肖者廢之賢者興之公至亟用惕然下令有司處田若干畝界守者率時祀歲正輸公賦若干其令有司不得傭焉用是歲有積可亡困官可亡變積贏可備物用是祀無爽於時無弗備於器而凡垝垣圮桷無弗佗佗然葺也黍稷既登百籩既盈犧湆脁脁有禕有翼於戲子朱氏之道如是乎光哉凡祀有公田世不

廢者惟孔氏之徒與釋老為然然釋老乃愚夫愚婦出以徼福有司倘之不少貸而賢者每斥而廢之且欲廬其居火其書而屏其道乃爾豈録其孫子躋其有事貸其倘垂百代有崇而無殺如子朱氏者正邪之辨顧若是縣哉胡公政於閩首役念於其林墓君子曰見人心矣考亭十幾世孫烜一日走輿情於少谷請記其縣貞諸珉以無忘公崇正之休十一月初吉晉安鄭善夫記

禹穴記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黄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黄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是巳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於塗山尋崩遂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然也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爲百代冠説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黄帝藏書處乃

玩梅梁摩浮定石覩先聖王遺像得禹穴於菲井之上
徘徊瞻眺想其甲宫而菲食為之喟然興懷又想其執
中用智與皋夔稷禼之為臣又為之憮然自失也夫自
禹跡以後三千年間遊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
山川之能發為文章亦惟司馬氏夫三千年而僅得一
人於山川顧止以文章顯何哉豈山川之能僅足以煥
人文章邪世有不為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
見轉蓬而造車觀游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

而作範咸取諸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乃令知所取於山川矣禮登高而賦余未能賦姑記余言如此云

石龍書院記

石龍書院在紫霄山中岑崿修阻林木莽然豺虎聚之闢而居之者石龍黄子也黄子在京師時與王湛二子論聖學闡道之的乃期作室於幽深以俟二子者共之余時居吳吳東南之衝也得多接士故得見黄子繼得

見二子與聞所謂聖學者歆然自鄙其平生憤悱而歸杜門五載仍倀倀如也乃復出山走四方求所謂三子或有以成吾志者由是遵會稽探禹穴登陽明之廬無人焉由是東走天台南入雁蕩始復遇黄子於委羽之陽語平生驩甚黄子曰吾向所謂書院成矣遂偕處旬月晝談夕息余盡得聞所未聞於予黄子其真成我之志闕於予此學自孔孟而後千餘年作者只濂洛數子其他役志載籍揭日月而行者可勝論哉吾儕幸嗣絕

嚮今者其會也然一念依違遂至没世噫其可畏哉乃今欲於紛波中定處更期三年裂冠而來子其虛榻俟我楊子云在夷狄則進之在門庭則麾之余嗣是又不重有畏哉書院凡五間中為凝道堂東曰幽賞西曰寓遠其窩曰虛白東軒曰天風西曰空翠曰石龍云者黄子之先在洞黄山下有湖有石如龍生湖底水枯輒見故云

遊北山記

北山去黄岩澄江六七里至山之樊巖石業岩有洞穹
然曰小有空明天每風則聲從中出復曰天風門山以
洞勝故復曰靈巖巖下有瀑其聲琤琤然注為川昔朱
晦翁與杜方山南湖講學其上以川之狀與樊川為類
故名曰小樊川後有杜清獻杜司農者起而張之故村
曰杜村巖之上為嶺曰招仙嶺東轉為厓縣水百餘丈
龍穴而淵曰龍厓厓下有亭曰二公亭上有谷曰芝谷
氣和則紫芝生之谷折而陘青壁峆岈泉涓涓出石罅

為少谷亭又西為鷲峯峯益峻林木益翳凝紫出天畔
北瞰赤城南臨雁蕩西望括蒼東極滄海之隩復名曰
紫霄水甘如飴其源出峰頂一泓顯伏不常即志所謂
影迹潭是已彝蒼之交黃子書院在焉余時東遊訪黃
子居再信遂定北山之約窮高極深復居再信時大雪
壓山風蓬蓬振屋猿狖晝嘯熊兕夜號余與黃子披氅
衣兀坐萬仞之表伐松枝燒榾柮紬訂周易仙仙如也
於乎自余結髮遊名山川四美二難往往不相值間或

相值矣其有如黄子者乎時艱歲徂窮荒逺海能使余

安汏寥而忘羈栖者誰歟吾聞之馮危履艱以居仁也

余遊北山於黄子得鍊性之道矣同遊者芝谷子空明

山人亦城林益菴

思牧廳記

台州古稱風節之地其俗近樸其氣用剛其民易興以

善義浙東西數郡浮萎緐華而台皆反之及其敝也胥

靡以偷胥成以訐一不相能至聚徒旅相攻擊訟纒孥

裔不解接槢死狴犴囹有悔者且颯然曰豪哉豪哉狡猾之徒則延蔓為宄愚黔黎治之急則糾黨與縛長吏緩則日就積朒至其君子則或決廉隅潘翰而為之是故牧斯土者不曰民頑梗吾化也則曰吏奸蠹吾政也夫斯民也三代之英也豈今昔不相倫至此哉吾聞之牧人猶牧馬也和其唇吻順其恒度寛其銜勒時其食飲馬異類也固可馴之以騾馳而況人乎目其橛飾鞭筴之法絷燒之刻之饑之渴之而曰世無良馬顧弗思

已矣金陵顧君華玉挾才識志節為令有聲徵為天官郎久次出守開封忤奄柄謫居嶺表者三年始復還兹土至則喟然思曰民敝久矣無他牧之無法也由是進父老而風之曰爾若赤子也若爾父母也以繼自今若與爾濯而新之不率者有憲勦兜振隳昭勸懲長廉耻政未及朞而六邑風歸郡故有燕居久就垝圮君經昜欐桷塓飾粉堊黍以瓦甓環以卉木旁有松數十株高可數百尺磐石巍岌可亭其上延遠風作亂龍聲或曰

是松元至大間趙某所植者或然也時若風敎未純俗未變民有乖戾君休衙舉燭坐其中於邑不懌小吏報曰漏己三鼓矣君曰吾方思吾旦所出者

漳州重新府治記

嘉靖二年春二月漳州府治成張子集宷屬示厥成績前叅知周子某左理是邦賛厥具美請憲諸貞石遂委役於少谷某附志業於二子者役無愛也禮匠人營邦五等其堂涂庭序廊廡閎闑各有差以戒分也堂皆南

嚮其崇修數尋以臨明也有燕饗之堂以肅賓合衆共議庶政其隅有室以退思過今之郡治即古之侯國也漳州南袛海又控島夷實維雄邦三方皆連亘巖岩峒蛋修阻厭大兵其接制防虞之艱實不與他邦類先是漳之治弗治堂構櫨撓腐級甓四折其燕堂爲墟蝕於輿草門卷傾塌吏露處是謂弗莊民之慢政且久也嘉靖改元張子假臺臣出牧於漳至則喟然曰夫土階既遠明德新民是用莊以涖者維茲弗治乃可以涖乎於

是守度貲於郡倅杜君昂聶君仁郡提刑胡君宗道得請游粟若干石於是守以七月載功以龍溪尉聶彦潭浦尉莫魯司征郭玉耆泯王虞煥以其能受勾會以南靖尉闞鳳受陶旊平貿百用凡石材瓴甋鎡錍楨榦絇埾之屬一時而登傭游民而役之七閱月而治成為燕堂八楹崇五仞六咫修十尋而上横度九尺之筵十四之而下遷外帑於左周序葢甓悉以石用杜寇灾名曰廣濟前為堂治其漫漶鮮以白畝黄錯而繡綰堂東西

為卷二十楹南為門二階三門閎既縣昭其觀也夫漳
人營室其庀材最艱材出延建以海至輸轉率登於其
直茲維始事也龍溪茶硿有靈石裂決漲木千章來會
城下是囷崖嵲十許禩者耋老驚曰自吾生於斯齒齓
而谿未見此豈天將神之以相公之營耶之役也貲出
於游粟力傭於游民神相以材問之四人無厲者足以
考君子之政矣古人云作室猶治身門堂寢室猶之四
肢百骸也而吾中處猶心也門廡不治猶手足之不仁

也手足不仁不累心矛哉古人掃滌舍守正使心地清明明德新民一也張子之政蓋自心身之治而用之民者也髙閌夷庭豈徒為莊耶將使繼者覩其外思無歉於其内也張子諱鵬西川洪雅人為侍御史激奸振滯見正德中云是年秋九月日某記

福清縣復祥符陂記

嘉靖元年春正月福清縣復築祥符陂夏四月陂成始興水利也閩八郡其四袛海民之半鹽魚以生福清土

益鹵海益患其田下下不蕃粟稷而蕃人故四人外給恒十之七八焉宋祥符中令郎簡相土可田者得五十頃而餘相水可瀦者得三十里而餘於是乎疏請截江而堤廢民居百浚逵而渠之引源於石湖之嶺導而界江瀦奔殺悍東抵於旗西臨於玉融南循於五馬北極於玉屏之隩所跨遵義永福永東西文興凡五區轉瘠卸鹵田化而上以始自祥符故曰祥符陂蓋疆乎其浸也洪武二十三年陂決文興潮殺稼越正統七年邑丞

陸忠復之正德十三年陂決南臺大娘垠潮復殺稼民
至是大澂明年海虞陳侯逅來又二年下令於邑中曰
余爾牧也忍視爾儆儆今與爾復而陂以簿楊俊受稽
畫曰而往監之凡田頃出十夫十頃出百夫約畝受力
駢力宣勤沉以巨衝實以砂黄由是荷鍤執畚四人雲
至量日齊工乃湮乃防田畯報程餫夫走饟甫三月而
告成績由是變腴敷膏侯氣執成江有恒流歲遂大有
繼自今即有炎嘯罔慾患由是黧老黄孺呼抃謹躍舉

曰陂之悠悠樂只有秋徵侯之載齊民其亡瘳由是㠯㠯㠯來致衆情請永憲於石水利裨荒政者也程伯子之上元朱晦翁之浙東塞決堤起涇堰古則王政也而時慢之侯今之舉無軼代論世哉侯起甲科令海邑毅斷神察大宜厥官此其政之一也余知侯故樂序其績云

重修桂林文廟記

正德辛巳春三月桂林文廟成行釋菜禮畢善夫退而言曰我夫子道法百王功垂萬世孔門而下之所稱論

其至矣余過闕里拜夫子遺像葢得觀歴代帝王崇尚之典云凡祀法祀功自王都郡邑皆祀夫子其祀物與祀天並者夫子之功則天也桂林之祀何始乎始於宋省元潘抝廟成墀下茁二桂因名曰桂林祀有田鄉社行之不廢成化間桂復茁墀下郡太守唐侯珣因益田若干歲久廟圮鄉耆宿栞等復聚而成之增四配享復益田若干祀抝牖下以抝首事也今之佛老之教比之六經豈啻爝火於大明也今六經行天而爝火亦然者

何哉夫子不攻異端而異端廢孟子攻楊墨而楊墨廢後儒無夫子之道孟子之辯使佛老蔓及於後世至明王之法不能制焉傷哉明法凡郡邑許一寺一觀備祈禳也令天下之鄉社處於所事至與食飲同要雖明知者不免其故何也孟子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抃始為之至化其鄉不為佛老而專事夫子在祀法亦當血食其社也故既祀夫子亦尸祀之云董事者某某益田者某某祠部員外郎鄭善夫撰

周太僕遇寇事記

辛未春三月山西行太僕卿周公某如太原遇賊於朝歌變至令妻子縋垣而避之賊執公needs馬射公中脅公創甚正冠堂上抱天子誥勑矢死以委之時脅者百至公亡屈也俄有朱千戸者渠魁也覩公肅其卹曰朝廷大官何得無禮刼公行不可曰不去羣小無知慮有奇巧時縣尉曹安亦在虜中固請從之賊重公居之樓上命主者為食覓醫為藥其所以尊而衛之者甚周公意

其無他也以義讓之賊𡚁然起曰吾豈願至此哉吾為賊瑾驅耳公曰瑾既戮曷不改圖曰嘻吾無生之門矣既而糾其黨去之謂曹安曰吾不毌此城者為好官在也而謹護之公妻子既出亡及牧有夏生者迎而施舍焉於是乎俱免於難噫奇哉余時正阻兵淮北實詳公顛末以為變亂中美談且聞公所以滅賊之策於人人扼腕久之山東羣盜不過狗鼠之雄耳身無頓師無律烏合而起志不在大也壤鄰相驅乃醞此大患朝廷鑒

凶門命將出師散中帑錢幣不下數百萬連五六年而卒借徼外之兵然而山東西兩川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尸成丘流血成川使天不悔禍有隱憂者矣國家養士百餘年縻以好爵裕以重禄章縫之流平居長節亢言炎炎一旦倉卒棄城逃生甚有鬻陳賈敵以僥其身者吾見其人矣介胄之士食恩累世積威蓄鋭以竢用於一朝迺聞風而靡猶豢狗者忘意於膏粱卒見鼷鼠反怖而遁也否則幸禍以徼功養釁以邀

賞視芟民命猶棄草菅然彼何心也哉

雲溪記

吳楚之東浙之西去海百數十里曰吳興厥土曠夷無連峯巨藪山蔚特翁鬱蛇行不數里即斷而原不能伏虎豺苕霅二水洄其際霅水源出吉州諸山苕水出武康西北流二百餘里道吳興或滙或渇為浜為陴而後東瀦於大湖水皆安恬無四序涸溢旴夕可方舟自苕東折派為小溆曰雲溪名不見圖志或曰是溪辟䨓去

煩所見者白雲而已或曰隱者與雲為伍溪故多隱君子與吳越之交風淳而土腴且宜蠶作民易以為生其山棲淵伏也無風波豺虎之恐故世之隱君子多托焉而蔵於漁畔也溪之潯麗茇芟葭莩美竹箭有柴門面溪上屋數間桑柘數百株逶迤紆回盎觀察副使張公水居也始公羈貫時釣游是溪凡三十年出而料理天下事又凡三十年髮已種種乃得歸是溪玆者畢志於白雲之表與嘗怪蘇子瞻惡居西夷買田宜興又疏請

居浙竟以人事宦情違志樂土固靳於與人耶余避人海上稍厭蠻俗不免有風波虎豺之恐欲謀避地而力若不可於公之歸是溪也不無注深思云

凰陽記

下龍門東入迴溪六七里百折至衛山溪門漸狹水漸融溪又東二里有山巀然如鳳形其名曰鳳峯又曰凰陽入凰之西曰西上有登龍故碑泯歲月下有廢宅畔者據之相傳宋丞相鄭魏公避地處也或曰莊也其旁

多古塚又西半舍曰聖洞委蛇幽深天欲雨則煙雲從其中出吾先子嘗曰凰陽可以返吾真也既而先子没先夫人亦没善夫用治命卜西上之原築為塋徙故碑於道左而新之勒年月及先子姓號於其上結廬以守勤所志也曰青山如故時之化如斯廢宅荒塚而昔且如今吾安知吾後殊今所見後吾者攬斯文而化思見見聞聞相繩以傳之無窮庶鳳陽其不丘墟哉庚午臘月日記

春雨遊大石記

大石在陽山之西四五里嶔危峻拔特出衆巘跨者為梁卧者為几崚而立者為丈人登之者非攀援弗克下有流泉風雨則其聲淙淙然泉石之交有松數株盤屈偃蹇若虬龍然旁皆椽竹栱木欝不可數中有菴曰雲泉或曰以其石之潤而雲澤而泉也或曰以泉流雲也吳中山皆土少石有亦不能奇惟陽最多惟雲泉最奇故曰大石今年春予有事滸墅滸墅距石邇而未能即

往也三月朔崑山令方豪氏過予予方病肺得豪則甚驩言大石則又甚驩時且雨遂汎舟聯句抵石又得王龍臣益驩且出肴酒酌梅花下復聯句至夜分時羣動闃寂但聞所謂淙淙然者脫然有遊仙之想又於枕上各賦詩合若干首明日晴乃策竹上絶頂盼太湖及洞庭諸峯鐫姓名歲月於石而後返

夜遊虎丘記

自大石歸方子興未竟余病且間復登虎丘日入戒行

月入告至時暮雲未歸夜月不生山川之境陵谷之態闇闇然若韜其靈秀而不售也廼挾奚奴曳輕裾秉燭前導列為火城轉於中亭踞千人石藉草而坐取憨泉而飲尋至劍池取闔閭神道不獲又以燈取石崖上古今人陳迹又緣法堂入千頃雲閣取壁間韻賦詩詩成僧大泉具清齋白飯對嚼而歸世之高興者有如吾二人哉噫吾之高興而感亦大也方子為崑山彊二年而六至吾十年於外至者再今此則偕方子也前此非方

子也方子亦非吾偕也後此者而復誰偕哉吾與方子蹤跡益未定也後吾游者亦或有以感吾感正徳七年春三月二日記

賓陽樓記

浙東數州栝最逺而天台而雁宕而三衢而金華周千里皆山栝最峻由栝東南遡湍流而上二百五十里曰青田山益峻地益逺民益野雖有學校之敎才則鮮也朝廷考學官之成視人才之有無多寡以上下其績故

得是地則怏怏然入是地則靡靡然至於殿堂之傾圮籩俎之廢缺禮樂之崩壞非念也正德三年闕進士張子某爲之至則大有憂曰是豈人才之不縣於教而故限於地耶是豈殿堂籩俎禮樂之類不足以飾教耶吾人傚之病也首治先師殿廡次葺泮宫次表鄉賢而祠之次新祭器次講諸禮儀乃復集多士議建宗文樓鈞材於梵因力於天衷貲於衆厥日維良厥位維東厥堂維巽維三月樓成乃自命曰賓陽以爲諸生問學之地

名本諸書而義則取諸易也易曰日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士之登斯樓者顧名思義將有所激而興者乎夫其有思也必有興也人而思人而興則青田人才殆自兹樓富矣然則張子之為之也固在殿堂籩俎禮樂之外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谷集卷十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施華

少谷集卷十一

明 鄭善夫 撰

傳

海仙人傳

閩大方伯龔公弘吳人生而穎少能通古墳典剖疑圖徽隱東海蒲華塘賞幽自為將三十年抑而為舉子文字進士起家以經緯當世事又將二十年廼思當世之

無以為也棄兩浙大叅知歸海上日歌白雲篇疏南華經義上揖古人而與之游若真能拔世網而仙者嘗曰吾先代都官君祠部君再有隱德吾有水石痼吾嘗如有忝於二君子也時人稱為三隱先生云公處海上登年以載逆瑾宣熖玩大權杓化天下豪杰而馳之公一不為聞亦無戒日與窮島黄髮翁泛輕舸浮游震澤雲水間賦詠自怡或赤脚走海上峰觀蜃氣興没龍吟蛟翔夜半日出咸池晶晶然長嘯大呌自以為世外奇觀

及天地和均聖天子思得逸才以振葺蹐弊乃復簡為
令官時之人復稱為海仙人云鄭善夫曰吾嘗聞古之
神仙往往有隸官籍而皆豪杰輩為之故祿真寓形完
天遁人聽其往也王喬之葉東方生之依隱玩世葛洪
之句漏蓋其真有所得正不執滯於通隱之分也是故
隸圍不卑貂珥不亢拘餓不窮潛形不窒鋋刃不嬰視
世間一切榮辱起伏生殺壽夭化萬有若劇戲然而隨
之者彼何人也哉龔公其真有所得矣夫

南湖三先生傳

南湖三先生露公莊公淑公其先滎陽人也遠祖昭晉時為泉建刺史過莆口愛其風土因遷祖墳於南山昭固未家莆也三公舊譜云唐玄宗時人世居閩之侯官天寶二載避李承昭之難自侯官徙永泰又自永泰徙莆之南山以祖墳在也山下有湖是為南湖結講堂其上以修儒業莆古蠻俗六朝之間閭無聞士照諸載藉唐興將百年亦未聞有作者自三公入莆人始興學其

後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南湖之嚮振之也當稱爲爲南湖三先生云講堂在南山之麓因夢錫僧乞爲菴遂捨爲菴及改構其旁復遇金仙請爲刹復捨爲刹今城南五里廣化寺是也立寺之後移祖墳一十二丘於西峰之下莊公徙潯陽淑公徙仙遊惟露公居莆田是爲三邑之祖凡稱南湖鄭氏者皆三先生之後也嗟夫三先生豪傑者也業儒於比屋未爲儒之時而二林忠孝一方文武勛庸科第爲天下甲雖其學力而開先者

誰歟岷嶓積石河漢之始明者固有所推矣彼固無文王猶興者譜稱露為太府卿莊中郎將淑別駕皆無可考然是詎足為三先生重輕哉

鄭顛公傳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負以豪傑之才耻與牛驥同皁處南湖塢中意洒然也是為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下溷賄上自達嚕噶齊下至邑子丞尉競為饕餮降其風而化之乃憤然有回

淳反朴之志恤恤然賙貧鮮寡一物價平出納使世之貪鄙也銷後游四方齎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鬻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其所藏咸呼之曰顛公云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賈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之至其孫賈復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嗍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

其一朱鬣白毦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駱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茍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茲益得之舊譜參之故老所傳云爾古之人有逃名佯狂裂冠毀冕而求自拓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埋蛇渡蝗近不在其身則恵應之於其子孫云

南湖高士傳

昔人云澤中之蜥蜴不用則委蛇草莽間用則神變化

為霖雨士或然哉髙士才氣英邁有大志傲睨一世若無難事而乃涪湛於時焉年四十就憲府辟三年入補尚書曹道莫有合者唉曰髮種種矣安能以一資一秩僕僕岐逕為哉去之南湖之畔苑裘葛巾據梧曳索與魚鳥為伍歛然若忘情者及其論經世大務即捭闔弛張洞視千古之上識者奇之間嘗語人曰士當用人勿為人所用又曰蒙莊巧愚奇而奇也大雅明哲正而奇也益抗髙志遏浮埃者晚尤好黄白之術及閱李道純

中和集即飄飄然適形智以往所謂道不偶乃自用以康其身者歟高士平生極踽踽少合然與為㝠契者又皆世令人如靈武王偁慱陵林誌漢孟昊航高廷禮輩締文字之交云誌嘗曰峭直狷介可以信董史佚蕩伉俠可以結朱孟其見所稱許如此高士諱璠字仕琛鄭氏號曰純菴蓋守其黑云

烈女輝傳

烈女輝者五河令周應文之季女也其先姫姓末裔即

國為氏散處方隅應文蓋居庸之世也輝生而含慧抱素七歲知女訓嘗論夏侯令女曰一死事便了何截髪斷鼻乃爾應文甚奇之時有張耀者將子也習業於應文雋爽絶於流輩應文亦甚奇之間遂以輝屬焉待年于歸大禮未就而耀以正德九年六月死時輝年十七禮不敢踰閾奔訃呑聲痛悼自廢其飲食應文憂之糾戚屬諭意不少變旬有二日遂自經於中堂中外聞者匪不嗟惜聲動山後先是耀之家買棺畢氏得巨木一

本析而二之至茲遂以及輝晞天其偶然邪輝性嗜花草墀下自藝數十本英藥繁廡日供采擷輝死一夕盡為之凋馬山後署多蠅自輝之死輝之家蠅亦去類盡其次年乙亥所司部使者以事跡聞表其門曰節義越人鄭善夫聞之曰燕趙之風悲以壯其生人多慷慨奮躍有所激觸即輕舍其生自古然哉故感燕丹之義視死如赴者白虹遂為貫日往往有焉輝一女子也一念之至至感草木動天時是故城隤杞妻雷擊齊廷天人

通貫之理古今一也吾嘗論燕趙之士使充以仁義道
德顧但為俠客劍士之稱顯後世已邪輝之天資冲粹
豈又不在學者歔夫

應先生傳

應先生昌者浙之仙居人也少讀書知大義即務為躬
行中年以母老稍出干禄久次得為分宜縣尉常禄所
入悉移致於母旁及於母兄自奉惟潄衣糲飯晏如也
吾聞先生事母與母兄備極顛沛初自京師歸至台聞

母兄疫台距仙居百餘里乘夜走山谷穿虎豹及門抱持日省侍兄愈而後即安在官時有術者談其母禄當盡即茹素自罰日不安其位託請歸寧徒步旬日至血其膚後居母喪又一一執禮時年已六十餘猶頓毀守墓側寢處苫塊衆止之曰奉几筵禮也中衰之年以死傷生恐非所以為孝乎由是族黨遠近上自大夫下及衆庶咸翕然稱之至有聞風而起者云先生平生急人之難有同閈者客死無依先生既為殯之且力還其喪

焉其輕財仗義又如此在官數年廉慎以則恤民隱剔
吏蠧凡數十事蔚然入於人心給事張文稱之曰安得
似某者百人分布中外天下何憂不治太守朱華謂其
操持出衆有儒者之風焉中丞韓邦問提學蘇葵王崇
文咸亟稱之其子良今為翰林吉士相時謀道修先生
之行云鄭善夫曰吾聞君子之事親也下任力中任勞
其上不匱先生間闗致養堅忍致敬禮而無忒慕以終
身又能潔已惠人以成其志而享其令名所謂任力與

勞而不匱者非邪孔子曰置本不固無務豐末比近不說無務修遠詩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益言反本修邇者也先生之施顧有司之者而未大邪正德中善夫與良定交於吳越之間得先生之行故為之論次其事

樗翁傳

少谷子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學詩則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識其名也非他也聖人取象以明理比

類以成德咸取諸象也爾雅栲山樗其色小白生山中
類漆樗散木也莊周之言曰商山有樗結駟千乘隱將
芘其所賴然匠石去之不以為高名之麗者以其散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陰符云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
所以神樗翁西川洪雅人也張氏名某字某持釋書日
以繕障盲為事又通堪輿之學達古今事變成虧福禍
與天地之化經綸之文言之鑿鑿張而翕之闢而闔之
放諸無用之地取諸樗也不龜手不用以洴澼絖豈樗

之云予翁昔居花溪去邑會再舍時文物在邑翁有子鵬頴脫囊中翁遷其處俾與賢士遊以成其徳云葢藏金於山藏珠於淵條其全而用之天下者也鵬為侍御史遏權璫斥奸佞危言於朝不合則退合則進進則葢於其所事世葢方之棟樑輪題與道消息云昔者眉山蘇明允隱居放言不位榮利後其子軾轍咸躋通顯翁得無類之然彼且著權書以示可用而軾轍又止以文章顯夫示諸無用者豈真無可用哉又況不為軾轍者

其上下何如也樗翁寓神於散合志於空將無以儒者之道為風歸邪或曰釋氏之學古賢知者多之益其玄化自止直寄之以定其情焉爾矣

雙節傳

閩叅議鄭子毅一旦過鄭子善夫言曰毅宗數奇曾大母祝大母劉以節傳以有毅之身綫如也述二母之履命善夫言善夫相世自廢久亡有言者也以毅故以二母故故言而傳之傳曰先鄭氏信州大氏鄭氏二節婦

曰祝氏曰劉氏劉祝亦大氏故二婦非恒婦也祝歸孔貫生騏騏六歳而孔貫卒時祝年二十有六騏婦劉生潤潤十歳而騏卒時劉年三十有三先孔貫之父雅薄楚安鄉母劉氏留家祝事之百爾慎甚劉賢之雅聞而亦賢之及孔貫疾革謂曰吾奇嗣子稚呱呱爾吾死之後汝少汝若何祝泣曰無貳敢忘夫子卒全貞傍孤抵有成立及劉之事祝肅雍靜一猶乎祝也其於騏於潤亦猶祝於孔貫於騏也其寡之年祝較少姑婦辛苦卒

昌鄭氏堂有竹樹有羣烏來巢有攸馴止鄉之人奇其事同知陳綱欲表其節不果知縣董綸江源相繼給其家厥後踐祉各以壽終潤子毅成弘治己未進士守資兵曹今為右叅議云鄭善夫曰上古亡節中古厲於節後世不風節故亦亡節氣使之然也不風無率不率不風二婦蓋得之天均者豐也豐乃無矯吾嘗怪今史之不足徵也力贍者廼克致致者未必真吾嘗恨逸者吾不見美也雖然古亦有然

少谷子傳

少谷子南鄙野人性極拙且懶少居貧不識榮利以親故竊食公家持論迂濶不切時務不能更故態不得於今之人好古書不能讀讀亦不能析疑義年及三十而一無所成分必為棄物近復得丘壑痼疾藥不能療行將解脱束縛着道履短衣登岱宗望東海歷江淮浮震澤訪石橋窮會稽鴈宕諸山而後歸廬於武夷與所謂少谷者閉關息焉守其玄而葆其真云

少谷集卷十一

少谷集卷十二

明 鄭善夫 撰

誌銘

方處士墓誌銘

方氏世居歙東鄉歷遷開化元亂復避地於邑之慎山代有名德天順成化間有曰克共處士者諱儆少孤孱即能誓志强立自慎山徙居崇陵連歲興土木任播植

收山川之利以身其勞糾宗屬分貸積羸歲廣祀田為則不匱居鄉閭温温無疾言倨容人多諒其悃愊凡有紛難率就之平焉性不飲常預羞醴以欵賢士對客笙歌宴樂久而弗衰吾文山昔嘗出遊處士結之於婺州吾語人曰匪物之貽抑以其好賢焉耳其親賢善施類如此初徐宿州瑲之窮也長而無室處士力妻以宗之女弟後宿州貴顯儒生學士翕然服其識也俗歸女率重富輕儒亦因以少變云處士平生履患難一不動容

色壯歲役於職貢裒致方物挈厚直過鄱湖疾風失柁儔衆皆喪魄處士獨歌嘯若遺罣不為變及濟衆咸韙之以為莫有道者其大都如此配吾氏有淑德能承處士之志生男五人綉縟綺績細孫男六人豪唐度承廣璵豪綺之子也幼時頴異有大志處士嘗摩其頂曰祖宗積德百餘年天畀女豪將大我後乎每囑其子善成之弘治甲寅月日年五十八而殁其亂命惟豪也後豪果第進士著賢聲於昆沙二邑徵為比部郎為文伸縮

造化聲實日起將進為名世之賢識者以處士方食其報云處士既葬之十有七年余與豪定交吳中又七年復合於京師因得詳處士行誼嘆曰君之賢達顧其所哉豪感泣曰先公注目於豪豪深愧非達非珍無以慰先公兹葬許年墓猶未志子幸為我圖之余覽狀復嘆曰余嘗見隱君子不由學問其作用自與道合者豈質美乃爾抑亦山谷之生不習五味其氣清明不近都會其風猶龎厚與及其食報往往智巧者不能跂其萬一

古所謂善人巧於用拙者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再拜而為之銘銘曰古有善人百年而興爰踐其德以雄其成吁嗟乎處士之名

同安林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應字應彬以字行曾大父五秀才大父乞奴父凱明世家同安之翔風麝浦山處士兄弟四人處士以支子為叔氏後少孤失學及長始知書旁獵衆技如星數九章之類悉通其理值業中畱勤動門戶弗克竟其

所之比子元長即令讀書日勵以古人事業曰吾悔不學聖賢耳毋令若蹈吾迹已也鄉故逃儒即農自處士首先教子而後童縫之士起惜元身立名揚處士弗及見之耳處士平生好惡多用其天資每讀史至奸臣傳必切齒唾駡及至忠臣義士未嘗不為之泣下平生臨義事不顧利害直以身當之弘治壬子海冦起處士計執其首者數人後有反仇事露至徙家以避之其事每為人所傳如此同安富室多坐食少務農桑處士身致

羸尚計口力田抱甕決渠備勞苦而適也間語其子曰女雖讀書玆亦不可不知持家靳一緡雖禾頭木屑亦不忍殄然有告以困窮又恤恤捐所有人以為儉故又稱其惠云先娶許氏生男某某某夭女某適某某適某某夭許以罪去娶鄭氏生男某某女某適某處士生正統己卯月日卒弘治己未月日年五十六越壬戌與鄭氏合葬長興里鞍嶺葬後十六年為正德丁丑元登進士又明年友余於京師始以狀來乞銘於戲處士古所

謂木强者惜夫執之而未化也元今濟以學問處士之璞於是乎開矣於戲處士啬於其身顧宜有元也銘之曰璞之純以開於後之人

從叔南京監察御史竹泉公墓誌銘

從叔侍御公殯將行其孤昭泣告余曰自先子歿今八祺然音日遐而德日幽孤之不肖也成矣後兹庸詎知有先子也雖然兄之恥也余曰唏是誠余任也明幽追遐令其圖之侍御諱行字世濟彊志利學成幼不貳達

於行而無流懐故日載其耀弘治乙丑以春秋成進士
出而執令於增城增城屬廣輿區逼五嶺歲猒大盜於
是乎下則以為民紀飭兵順農以遷其逆資亡振渰以
賴其生立方育類以綸其恒德由是日引月長民變而
順臚言風蜚三年無秕政也入為侍御史還軫白下復
監廣右之官日罔安志又三年持母憂去歸嗣父憂哀
苦以死年四十而三方侍御未歸時有相者曰祿庚是
數亦伊邇余時以侍御燕頷駝肩鶴武而虬髭必將大

施志於民國不然之也乃今其然哉豐聚而嗇施阜體而偸庸志士盖惜之也侍御平生疏曠强義不下氣不為嗛嗛之德蒿目而急世之憂其在增城也上任其果嘗厲戈揚盾以蕩羣盗而三奪其魁又嘗掩枹鼓卸櫜鞬以身誘巨逋至犯其剡及祛以脫其好以奇制師類如此曽祖塾兵部主事祖文韶父明壽官娶陳氏無子窆祔壽官之封繼娶陳氏生男四人長即昭次某某某孫男某某卜以嘉靖元年秋九月日葬於赤龍之陰銘

曰桂也可以為麗大折而小泄也蔽牛者櫟神用以拙也誰之弗材而久持捩也朝穆之抱真離數世所媟也

故嘉定教諭吳公墓志銘

公名汭字子潔吳氏系出宋觀察使朝甫之後公懋有隱德母葉氏生二子公長少慧從舅氏堅講毛經數年大戠於詞翁於理閩士之雋者附焉如御史危行戶部郎陳嬰進士余東李廷朱璽謝珂與珂之弟璠皆樂有成者成化二十三年省試上其名於禮部弗售以母老

分校唐昌七年以最遷儀真過臨安母卒扶喪而南卒喪改嘉定又七年乞歸邑士夫僚屬與門下諸生願留以考成不克歸二年卒得年六十四實正德五年七月十一日卜十二日壬寅厝於東郭鳳丘之陰以母弟濬祔孺人林氏男二曰德祥曰德祚孫男一將葬德祥致孺人之命曰先夫子遺言必得君銘諸幽敦請余諾曰善夫嘗館公家日得侍言竊記公自誦曰吾中歲窘甚身化居妻績紝不能得父母甘脆先人棄吾哀而屑此

官以奉母也母且死旁皇遠道肩輿櫬跋梨關三百妻孥以徒步從事今雖鼎食未嘗甘也嗚呼公其有至性乎哉可銘也已詞曰維躬弗羸惡既其庸維齒不豐誰守其宗嶷嶷鳳丘爰止而宮

閩進士林允大墓誌銘

君名德昌字允大以字行林姓十九代祖穆自光州固始入閩居方山十三世至津龍為元尚幹官地以官顯而稼翁而同德而烜烜始遷瀛洲生成成生鉉其別業

在尚幹者多宦名惟瀛弗耀君鉉冢子也穉時以敏受專毛詩識大充弘治二年録闈進士籍再校於禮部棊乙榜歸力學奉親期必効所志十七年夏以母陳氏疾籲天求代坐憊先母以終享年四十有三噫其可哀矣夫負志而竟以休用情而不獲養誰之為哉斯其以然者天也娶吳航高氏生子男三長曰繼其次曰憲曰舉皆始學而文女三高先君死繼室以臺江陳氏歸二月而寡今將以是年某月日奉君之柩合高氏宅於某山

之原其友林某爲具狀導其子繼來乞銘善夫哀其志而感其情可禒之以傳也銘曰負志而遺用情而訛維天匪吾匪脩維何至德之陽有丘其塋貞珉是勒爰尚而聲

墓表

時菴高先生墓表

鄭子隱居鼇峯之北有高子瀫者九人與游時登山釣水嘲風詭月余必九人偕而九人亦莫予之逆也邦人

見而指之曰十才子來矣復曰四生益詆之之辭也然誰詆之而名亦嗣是日起潊家最貧然事母至孝事兄至弟身薮水得錢即以畀其兄妻紡紝為生卒歲無慍余久而難之丁丑秋余有四方之役潊𠵱其母陳氏之命來曰先公德浮於用有美弗徵潊復弗克肖恐遂没於潊之身後世亾述者先生幸哀而表之余覽狀嘆曰風之下久矣自閱墻之刺作君陳不作漢晉唐宋以孝友起家者一指數而盡傷哉吾方吊往昔而諦觀乎天

下久而弗吾應也何意乃今得髙氏於吾之鄉吾無得而闌之耶無幾何林子鈌傳子汝舟報曰瀫之母於是年月日死矣殯無容棺之所再旬日而即幽於乎孝友之門戾此其極也悲乎今者尚忍公之弗表哉髙出宋廸功定之後元有慶生通三經為醇儒入明旭最以行業顯旭子基基生四子其諱鑑字孔明者即公公少彊立愽載籍至干常犯紀臣侵君子妨父妾婦乘夫弟兄相虐迭瞿然失席叱咤而唾罵識者已知其有所不為

矣為文用古於今試輒不利晚以父日耄就分教曹州尋遷清遠入官忻忻然歲分餘廩致甘脆為養先事繼母至相忘如所生者其於先世遺產悉以推諸弟曰吾方食祖父之休矣鄉閭義之以為躬行孝弟而公自視欿如也父沒之後即無復宦情歸結菴以老曰時乎時乎吾不知為偶乎為奇乎舉世溷濁孰與其潔衆人芼芼孰揚其芳復自稱為種蘭道人云於乎公才足以幹世行足以轉俗其有緒餘見之丹青文字人皆寶而惜

之況其大哉俟官吳鏘聞人也嘗曰先生如高陵廣淵吾未曾陟其樊而涉其涯安能測其中之蘊即使天假以位移孝移順施于有政豈但如古之所謂狂者不掩其志哉吾聞晉王祥之後衣冠之盛甲於江左公之弗施也或者天將侈之於其後也況澂也復修公之業耶公墓在螺峯之麓其詳見於舊志余今舉其大者表之後千百祀有道公之懿德者視吾之文

敬齋鄭先生墓表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亦石曾氏七世祖正叔出姑子後遂為鄭氏居常山之象湖世濟其德至先生而大先生吳康齋之高業弟子也夙聞楚越之交益闊然游於萬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挹先生之容近季子道者揖余於京師求表先生之墓因得睹行蹟聞風慨然樂為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易治舉子業文理蔚然二十為博士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

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十有幾矣廼復見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之心身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辯其謬哉一時名士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

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盡其存者僅十之一云吾嘗聞康齋之學最强毅直致不屑屑於文字箋註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鑄我之見誠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者既得而忘之也豈為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者乎吾聞其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上作業要非所謂

瑣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益有得之康齋者矣然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逆流退飛者邪古之君子知之則言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忘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内外之辨必有分矣先生行履備見傳志此特其大者余故表之以詔後之尚友者

少谷集卷十二